



五

雜

俎

六

15
1635
5





門 16  
號 635  
卷 5

五雜俎卷之十一

物部三

陳留謝肇淛著



古人造茶多舂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  
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則自本朝  
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水蘇茶稍  
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然竹瀝水豈能勝  
惠泉乎竹瀝水出天台云彼人將竹少屈而取

昭和41年12月20日寄  
原安三郎氏贈



五帝系 卷十一  
之盈矣則竹露非竹瀝也若醫家火逼取瀝斷  
不宜茶矣

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  
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  
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  
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  
淨多穢泥塗塞故耳

宋初閩茶北苑為之最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  
又製其佳者為京挺後造龍鳳團而臘面廢及

蔡君謨造小龍團而龍鳳團又為次矣當時上  
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  
如王東城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它  
客莫敢望也元豐間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  
之上今造團之法皆不傳而建茶之品亦遠出  
吳會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一種雖與上國爭  
衡而所產不多十九饒鼎故遂令聲價靡不復  
振

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芥也龍井也



五茶錄 卷十一  
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二種可與角勝六合鴈蕩蒙山二種祛滯有功而色香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閩方山太姥支提俱產佳茗而製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閩余嘗過松蘿遇一製茶僧詢其法曰茶之香原不其相遠惟焙者火候極難調耳茶葉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尖者已焦而蒂尚未熟一者雜之茶安得佳松蘿茶製者每葉皆剪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

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閩人急於售利每觔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卽價稍高亦無市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初團茶多用名香雜之蒸以成餅至大觀宣和間始製三色芽茶漕臣鄭可間製銀絲冰芽始不用香名爲勝雪此茶品之極也然製法方寸新銙有小龍蜿蜒其上則蒸茶之法尚如故耳又有所謂白茶者又在勝雪之上不知製法云何但云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



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於一二  
而已進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見恐亦喜厭之  
嗜非正味也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  
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  
漸以小蒸為貴矣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蠅眼茶味方  
中今之惟茶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  
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昔人喜鬪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雪上瓜各  
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  
堪戰瓜則俗矣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成薑宜煮更黃則唐人  
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  
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  
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  
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  
終覺未興



以菘豆微炒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竟茗不得者可以此代北方柳芽初出者米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楮木其芽可烹閩中佛手柑橄欖為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採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冷可治胃熱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點湯遵生八牋云芙蓉可為湯然今牡丹薔薇玫瑰桂菊之屬采以為湯亦覺清遠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士酒後變為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衆矣况於醜態備極為妻孥所姍笑親識所畏



惡者哉北窓瑣言載陸相康有士子脩謁命酌  
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  
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日而病酒其  
言動如常者午未一晷耳以晝夜而僅一晷如  
入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  
已亦獨何哉

酒以淡為上苦冽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向  
擅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  
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為名耳今遂  
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蕙酒用蕙苾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  
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  
荆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  
苦南和之乃氏濟上之露東郡之桑落醲淡不  
同漸于甘矣故眾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輿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憮不啻  
無刃之斧斤太內之造酒闔豎之菽粟也而其



品猥凡僅當不羶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  
以口爲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百不脛而走半九州矣然吳興造者  
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能精擇故也  
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  
皆甘冽異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  
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尚未墮惡道至蘭  
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醲有餘而風韻不

足故也譬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太真肥  
婢寵冠椒房金華酷肆戶外之屢常滿也故知  
味者寔難

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擅場近則建陽爲冠  
順酒卑卑無論建之色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  
微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  
樹汁酒椰漿酒西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  
用麴蘖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恠也



五雜俎 卷十一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  
敗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  
馨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  
酒如飲湯然果腹而已

鄱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  
濁者頑駘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  
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  
得云頑駘蓋善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鳩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

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

此二者正相反西陽雜俎鵲生三子一爲鳩卽鵲字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  
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  
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  
計升一升曰爵一升曰瓢二升曰觶此言較近  
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  
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



斟則見下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

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友勝黃封甜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不放香醪如蜜甜固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今人以秀才為措大措者醋也蓋取寒酸之味而婦人妬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昔范質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何男子吸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為媚嫉之名邪亦可笑之甚也

劉禹錫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搓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則為今之餽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詩有寒具遂解以為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嘗餽子耶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且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且醬北地則但熟麵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脰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



齊書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  
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神  
仙食經有十一香醬今閩中有蠓醬蠶醬蛤蜊  
醬蝦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蟲而切之醃藏者槩  
謂之醬矣乃古之醃非醬也

羹之美者則彭蠡之斟雉伊尹之烹鵠陳思之  
七寶明皇之甘露黃頴之臠虞仲所遺舍夷之  
肉郝氏止妬元和之龍東郡之臯子公以鼈亂  
鄭子期以羊覆國鮑能救伍熊可亡紂至於贊

皇一杯費錢二萬暴殄極矣彼平由尊菰碧澗  
香芹杜云錦帶蘇製玉糝羅浮之骨董洪州之  
樂道箕季之瓜鮑寶儼之雙暈仰山之道場陶  
家之十遠吳淑玉杵之味相如露葵之賦僅果  
措大之腹難入珎之譜臨海之猴頭交趾之  
不錄嶺南之象鼻九真之蠶蛹俗已近夷不如  
藜藿

今大官進御飲食之屬皆無珍錯殊味不過魚  
肉牲牢以燔炙醲厚為勝耳不獨今日為然也



周禮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  
豚也炮群也擣珎也漬也熬也肝管也此皆燥  
腸之鮫毒焦胃之斧斤也其它食用六穀膳用  
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一十品醬用百有二  
十壘然口不嘗藜藿之味目不視鹽菽之祭徒  
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謂周公作法於儉而肯  
以饗饗訓後世哉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  
獾炙象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  
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蠟房北  
方之熊掌東海之鰓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所  
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  
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爲常不  
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  
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謂也

枚乘七發所謂獠牛肥狗熊膳鯉膾秋黃白露  
楚苗安胡者可見當時之珍味止於是耳其於  
荔支子鵝魚鮓鱓臠固不數數然也五方之人



口食既殊腸胃亦異海嶠之人久住北方噉麵  
食炙輒覺唇焦胃灼亦猶北人至南方一嘗海  
物輒苦暴下其於蠓蠶蜂蟻之屬不但不敢食  
亦不敢見之始信周禮所載八珍皆淳熬之類  
亦其所習然也

黃鳥食之已妬鯨魚食之止驕鷄鷓食之不饑  
弄餘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古有斯語未諗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

過當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石虎食  
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為心使圻裂方食及為  
再閱所冀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  
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  
氣及其亂離饑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  
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為揀  
擇精好動以為痛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  
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  
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



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彊壯自如又下一等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異其腹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筋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一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是上之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人其有不堪更

強而進至於宦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語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一萬蔡京嗜鶴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鯽魚二百王黼庫積雀鮓二楹口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今時王侯闈宦尚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監司主客三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猪肉百五十斤它物稱是良可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  
螺蚌鱗蛤以爲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狸  
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膾也若南方之南至  
於烹蛇醬蟻浮蛆刺蟲則近於鳥矣北方之北  
至於茹毛飲血拔脾滌腸則比於獸矣聖人之  
教民火食所以別中國於夷狄殊人類於禽獸  
也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  
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爲太官令因進御膳黃門

以髮寘炙中帝怒將斬正後乃赦之宋時有侍  
御史上章彈御膳中有髮曰是何穆若之容忽  
覩鬢如之狀當時以爲笑柄諂臣妄言不足責  
也而文公光武仁明之王反不及楚莊王之吞  
蛭何耶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人顧  
榮以分炙免難庾悅以慳炙取禍詩云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噫寧獨民哉吾獨恠劉毅負英雄  
之名乃效羊斟司馬子期之所爲脩怨於口腹



之末宜其志業之不終也

文選有寒鷄寒鼈雀駟傳亦有雞寒七啓寒芳  
苓之巢龜李善注寒今胫肉也廣韻煮肉熟食  
曰胫然寒字其佳而煮熟之義極甚膚淺良可  
笑也但古人製造多方周禮膳羞之政凡割烹  
煎和之事辨體各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宜似  
非若後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簡而庖人爲政一切調和醴  
齊醢醢之屬皆無分辨宴客之時恒以大鑊合

而烹之及登俎而後分雖易牙不能別其味也  
至於火候生熟之節又無論已不知物性各有  
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雞宜薑而豕則忌之魚宜  
蒜而羊則忌之古人腥臊膾香死生鱸藟炮炙  
醢醢秩然有條不相紊亂至於食齊宜春羹齊  
宜夏醬齊宜秋飲齊宜冬凡和則春多酸夏多  
苦秋多辛冬多鹹順四時之氣以節宜之非徒  
爲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金鼈諸品不消  
然官廚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五雜俎 卷十一  
膾不厭細孔子已尚之矣膾即今魚肉生也轟而切之沃以薑椒諸劑閩廣人最善為之昔人所云金華王膾縷細花鋪不足奇也據史册所載昔人嗜膾者最多如吳昭德南孝廉皆以喜斫膾名余媚孃造五色膾妙絕一時唐儉趙元楷至以衣冠親為太子斫膾今自閩廣之外不但斫者無入即噉者亦無人矣說文膾細切肉也今人以殺人者為劊子手劊亦斷切之義與膾同也按膾亦謂之劑齊東昏侯時話曰趙鬼食鴨劑注細劑肉雜以薑桂是也

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菓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餅麵養也方言謂之餛飩又為之餠然餛飩即今饅頭耳非餅也京師謂之饅饅胡餅即麻餅也石勒諱胡故改為麻餅又有蒸餅豆餅金餅索餅籠餅之異而唐時有紅綾餠餅惟進士登第日得賜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餠餅來之詩今京師有酥餅餠餅二種皆



稱珍品而內用者皆以玫瑰胡桃諸品尤勝民間所市又內中所製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絲糖其細如竹絲而扭成團食之有焦麵氣然其法皆不傳於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校之閩中荔枝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桂婦蒲萄如美女楊梅如名伎荔枝則廣寒中仙子水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荔枝之味無論即濃綠枝頭錦丸纍垂頰射朝

霞固已麗矣而奇香撲人出入懷袖即殘紅委地遺芬不散此豈百果所敢望哉

荔枝以楓亭為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二者之外人間常見尚有一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鍾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為扶餘天子也

有鵲卵荔枝小僅如鵲卵而味甚甘核如粟大間有無核者又有雞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



十餘環向之熟則俱熟味無差別

黃香色黃白蜜色白江家綠色綠雙髻生皆並  
帶七夕紅必以七夕方熟此皆市上所不恒有  
者也

荔支核種者多不活卽活亦須一十年始合抱  
結子閩人皆用劣種樹去其上梢接以佳種之  
枝間歲卽成實矣龍目亦然

荔支龍目皆以一年長葉一年結子如遇結子  
之年雨水過多亦不實而長枝過年則蕃滋加

倍矣園中樹欲其高大遇結蕊之時卽擿去之  
如此數年便可尋丈

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綠枝接樹趨捷如風園丁

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

名曰夜鸞五月初時有入市色斑而味酢者皆

夜鸞橐中出也不獨戕其生亦且敗其名可恨

莫甚焉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  
侵一經盜手羣蟲攻之矣

荔支核性太熱補陰人有陰症寒疾者取七枚  
煎湯飲之汗出便差亦治疝氣



楊貴妃生於蜀故好啖荔枝今蜀中不過重慶數樹其實色味俱劣不堪與閩中作奴不知驪山下一騎紅塵者的從何處來也滇中沐國府中亦有一樹每實時以金棧盛三五顆餉藩臬大吏受之者以白銀一兩售其從者鄧汝高學憲在滇日沐亦致焉酢甚不能下咽歸語妻孥一笑而已

白樂天在忠州時所言荔枝之狀至於朶如蒲桃漿液甘酸可知蜀中荔枝形味閩中生者豈但如蒲桃又何嘗有此酸味耶傳記載啖荔枝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日噉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物下之即消矣

荔枝龍眼不但以味勝食之亦皆有益於人蠲渴補髓通神益智列仙傳云有食荔枝而得仙者而龍眼乾之煎汁為飲尤養心血治怔忡不寐健忘諸疾

人之口食固亦無恒曹丕稱蒲桃則云甘而不



謂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徐君房之答陳昭則云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則又為橘左袒也吳中王百穀苦欲以楊梅敵荔枝余與往返論難數自言終未以為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荔枝固宜輕於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涇渭自分合以相並則妍媸自見

廣雅以龍眼為益智爾雅以益母為茺蔚其實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或云即是也後金囊又訛為檳榔遂以文官果為馬檳榔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見其乾者味殊奇甘想可亞十八孃紅矣有兔眼蒲桃無核即如荔枝之焦核也又有瑣瑣蒲桃形如茱萸小兒食之能解痘毒于文定筆塵云瑣瑣即馱姿之訛未知是否滇中梧桐子大如荳其形與它處殊不類殼光薄不皺味如松子又有神黃豆似五倍子能令



兒童稀曰然亦不甚驗也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枝龍眼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方熟一顆重至一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家有者不常見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園中佳植也

餘甘與橄欖味相似而實二物也臨海異物志謂餘甘即橄欖誤矣餘甘形大小如彈丸理如瓜瓣初入口苦澀末為甘香閩漳泉亦有之但

餘甘少而橄欖多世人因東坡有餘甘回齒頰之語乃混而一之可乎

齊中多佳果梨棗之外如沙果花紅桃李杏栗之屬皆稱一時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濮州之花謝甜亦足敵吳下楊梅矣

楊梅以吳興太子灣者為佳紫黑若桑椹入口甘而不酢又有一種白色者名曰為水精楊梅余於巴西夏避暑吳山臧晉叔見餉數十顆甘美勝常家人驚異傳訛以為在吳興五年所未嘗



見也

青州雖為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  
 海富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楨梨柿杏蘋棗紅白  
 相望四時不絕市上魚鱉腥風逆鼻而土人不  
 知貴重也有小蠨如彭越狀人家皆以喂猫鴨  
 大至蟬螞黃甲亦但醃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  
 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  
 如也

五穀者稻黍稷麥菽也鄭司農注周禮謂麻麥

黍稷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王之膳食  
 用六穀鄭注稻黍稷粱麥又二農生九穀鄭  
 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一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臆  
 斷耳炙穀子云九穀者黍稷麻麥稻粱菽大小  
 豆西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稻粱二豆一麥然  
 北方之穀尚有粟有蜀秫有蕎麥而豆之屬有  
 黃豆黑豆黑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  
 三也南方雖止於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數種  
 矣后稷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



二十合而為百近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舉其大言之也甘石星經又謂八穀應八星八穀者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也其星在河車之北明則俱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由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

謂張公吃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發一笑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而閩中存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按薯含草木狀有甘藷形似薯蕷實大如甌皮紫肉白可蒸食之想即番薯未可知也

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者其有草根為菹則為厚味矣其平時如柳芽榆莢野蒿馬齒莧之類皆充口食園有餘地不能種蔬



競拔草根醢藏以爲寒月之用毛詩所謂我有  
旨蓄以禦冬者想此類耳彼詎知南方有凌冬  
彌茂之蔬耶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非黃蓋富室地窖火炕中  
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今太內進御每以非時  
之物爲珍元日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  
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無時無之蓋  
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即枯死蓋其  
氣爲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

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  
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  
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  
忍見聞夫以供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  
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爲意不知此輩何福  
消受死後當卽墮畜生道中受此業報耳  
重束爲棗並束爲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  
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  
亦蔓延針刺鈎人衣服其與荆棘又何別哉惟



子宗錄 卷一  
條而長之極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  
小人之別也其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  
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  
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一物固難遇  
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一人居深山中其  
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  
一樹根師大喜構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  
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

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  
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擾眾酒食一日邀眾治  
具丐者數人捧一盤至一蒸小兒一蒸大也眾  
嘔噓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  
其餘分諸丐者乃謂眾曰此千歲人參枸杞求  
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公延遇特以  
相報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  
化為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夫此一者或遇  
之而不識或識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



以無意得之豈非命而何

偃徐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  
柏葉不饑不寒不知年歲彭鏗常食桂葉八百  
餘歲赤將子輿啖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  
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  
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  
韓象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  
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  
明服木身輕敝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

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  
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  
七十餘鬚鬢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  
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  
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培養壽命但  
世人輕而不信耳夫鉤吻烏喙足以殺人人所  
共信也惡者有損善者豈得無益與其服草木  
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煉紅鉛服金  
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而返速斃乎



閩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為四德  
 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然  
 檳榔破瘕消積殊有神効余食後輒餌之至今  
 不能一日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  
 至高之氣夫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已久  
 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  
 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賓客勝會  
 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

啖昔人謂得哀家梨亦復蒸食者是已至於棗  
 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檀彌滿山谷什九為童稚  
 翫弄之具惟閩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  
 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  
 死蓋仙家煉氣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順則  
 成人逆則成仙巴豆下氣而湯滌臟腑開通閉  
 塞者也故不利於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豈一  
 巴豆所能破哉



藥中有孩兒茶醫者盡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  
歷考本草諸書亦無載之者一云出南番中係  
細茶末入竹筒中緊塞兩頭投汚泥溝中日久  
取出搗汁熬製而成一云卽是井底泥煉之以  
欺人耳番人呼爲烏爹泥又呼爲烏疊泥俗因  
治小兒諸瘡故名孩兒茶也

昔臨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見野草  
枝葉可愛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饑夜宿大樹下  
聞草中動以爲虎懼而上樹避之及曉下平地

欽然凌空若飛鳥焉如是數歲家人采薪見之  
捕之不得乃以酒餽置往來路上婢果來食食  
訖遂不能去與俱歸指所食之草視之乃黃精  
也夫人豈必盡有仙骨但能服食靈藥便可長  
生矣彼山麋野鶴壽皆千歲豈必脩道煉形哉  
惟不食烟火耳

山藥原名薯蕷以避宋英宗諱改名山藥其種  
亦多今閩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爲薯而  
以圃中生長直如棰者爲山藥不知原一種而強



正藥錄 卷十一  
分之也

肉從蓉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木上羣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特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燻加壯盛採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夷堅志載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蟲諸藥試之皆不死時方治藍戲以藍汁澆之即化為水然藍不獨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殺諸蟲唐

張延賞在蜀有從事為斑蜘蛛所螫頭項腫如數升盤幾不救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張命試之遂取藍汁一盃取蜘蛛投之因不能動又別搗藍汁加麝香末更取蜘蛛投之即死又更取藍汁麝香復加雄黃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即化為水張與賓從皆異之遂令傳患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瘟疫者多用之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語其子曰



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得一物如鹿脯條懸之乾久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為刀欄子一日割三稜草飼馬其欄悉消為水歸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病者服三稜草多愈此與藍汁治噎蟲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徐長卿也使君子也王孫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麋銜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

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鵝尾鴨蹠鶴蟲鼠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石子威靈仙沒藥景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者也牝鹿銜草以飾其牡蜘蛛鬣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藥有五天決明為肝天紫苑為肺天神麴為脾天遠志為心天從容為腎天藥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



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為吉弟上岸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此與肉蓯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斲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污濁之物以求助長之効鮮有不速其斃者也

神農嘗百草以治病故書亦謂之本草可見古人之入藥者不過草根木實而已其後推廣乃及昆蟲然殺衆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用心也况醫之用及昆蟲又百中之二一乎孫

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蛭蝮為天帝所罰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廣仁術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獸昆蟲巨細必載大自虎狼鸛鶴小至蚊蚋蜂虻無不畢備遂令殺生以求售者日盈於市余見山東蒙陰取蠍者發巨石下探其窟穴計以升斗以火逼死纍纍盈筐此物不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預人事而取之不休亦可憫也至於蝦蟆龜蛇之屬皆靈明



有知而割腸剔骨慘酷異常又其大者針鹿取血剥驢為膠即可以長生不死君子不為也而况未必効乎

蝦蟆於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遠逃避麝知人欲得香輒自抉其臍蛤蚧為人所捕輒自斷其尾蚺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創物類之有知如此不獨雞之憚為犧也

蛤蚧偶蟲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采之以

為媚藥又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為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破而取之能壯陽道視海狗腎功力倍常也今山東登萊間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偽為之迺取狗腎而縫合於北海狗之體以欺人耳蓋此物一牡管百牝牡不常得故也

齊東野語云山獺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神翹一枚值黃

兩

蠱蟲北地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關中延綏臨洮皆有之但各處之方有不同耳閩廣



之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屬聚爲一器聽其自咬其它盡死獨留其一則毒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當之中毒者絞痛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驗也其毒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初覺之時尚可用甘草菘豆諸藥解之及真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可爲也又有挑生蠱食雞魚之類皆變爲生者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死視之皆

木石也又有金蠶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錦其色如金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財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則多以金銀什物裝之道左謂之嫁金蠶夷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蠱也生捉而啖之至盡飲酒數斗而卧帖然無恙說海載福清有訟金蠶毒者取一刺蝟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無金蠶亦無刺蝟也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侍醫李姓者診治百計



不効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  
深以為憂責李三日不効取進止李技窮夫婦  
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痰嗽一文一  
貼永不復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尚疑草藥性厲  
先以一貼自服之無恙日攜以入一服而瘥比  
肝如常上大喜兩宮賜賚逾千緡李恐內中索  
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  
我軍人也貧窮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  
此不過天花粉青黛二種耳此藥易辦故持以

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閉甚危急諸醫束手江右  
一糧長運米入京自言能治上親問之對曰  
若要玉喉開須用金鎖匙上首肯之命處方  
以進一服而安即日授太醫院判冠帶而歸後  
有人以此方治徐華亭者亦効徐予千金令上  
坐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詎可  
忘哉金鎖匙即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為  
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貴或以富始信張寶



藏以葦撥一友得三品官不虛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瘡亦無它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飼之亦能食食多則膊內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瘖焉有醫者教以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挾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此與藍之治噎蟲雷丸之治應聲蟲相類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熱邪氣疝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

有殺蟲之功也豈人面瘡亦邪熱所結耶又一書載人面瘡乃鼃錯所化以報袁盎者則又生前宿寃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為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為內少艾為外也本草艾以複道生者為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說甚新姑筆之凡灸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為上鑽



槐取火次之而熬藥膏者又以桑火爲上取其  
剛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唐鄭相國自叙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  
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  
石補益之劑百端不應元和七年訶陵國船主  
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予疑而未服  
摩訶稽顙固請乃服之經七八日漸覺應驗自  
爾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  
之破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擣篩令細用胡桃

瓤二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卽入前未好蜜  
和勻盛瓷器中旦日以煖酒一合調藥一匙服  
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熱水代之彌久則延年  
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薹羊血餘  
無忌也

何首烏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則鬚髮黑百年  
大如碗服一年則顏色悅百五十年大如盆服  
一年則齒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則貌如  
童子走及犇馬三百年大如三斗栲栳其中有



鳥獸山嶽形狀久服則成地仙矣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  
參以其出自殊方它處稀得蓋亦家雞野鵲之  
喻也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  
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嘗有贊曰三椹五  
葉背陽向陰故唐韓翃詩曰應是人參五葉齊  
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繩縛蒸  
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也新羅參雖大  
皆用數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擇參

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者則不患其偽  
矣

參在本地價甚不高中國人轉市之度山海諸  
關納稅而上之人求索無窮近日加以內監高  
淮每一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數年以來佳者  
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銀同價矣王  
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  
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爲何事而疆壯  
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



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殤天札相繼不絕亦何益之有哉

醫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二四歲童女美麗端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或以金銀為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梅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藥為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

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又有煉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煉如雪當鹽服之能滋腎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耽毒厚味戕其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為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况服此藥者又不為延年祛病之計而藉為肆志縱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滁陽有聶道人



專市紅鉛丸廬州龔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九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膏體燥裂如炙魚然

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壽人何苦所爲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金石無論卽兔絲杜仲一切壯陽之劑久服皆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此藥醫家謂之混元髓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



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胎將兆九九  
 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  
 藥雖無毒而性亦太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  
 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入清者為氣  
 濁者為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至寶  
 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  
 且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  
 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况聞胞衣為人所烹  
 者子多不育故產母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

乳媪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忍於  
 太彊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為也而况未必  
 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為藏污納穢之  
 地也

泰山有大乙餘糧視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  
 白白中有黃相傳太乙者禹之師也嘗服此而  
 棄其餘故名又有石中黃即餘糧之未凝者水  
 溶若生雞子焉又會稽有石亦重疊包裹而中  
 有粉如麵者名禹餘糧皆治效迭破痕癥恐是



一物因其黃白二色所產異地而分別之耳其益州所產空青則中但有清水而無重疊也語曰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余友陳幼孺瞽疾有人遺之者延醫治之竟不効也

人啖豆二年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啖榆則眠不欲覺食燕麥令人骨節解斷食燕肉入水為蛟龍所吞食冬葵為狗所齧瘡不得差食菘豆服藥無功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太豆多食可以不饑芋窮常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

歲時食銀杏過多卒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龜脂可以燃鐵駝糞能殺辟蟲瓜兩蒂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粟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葶藶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鷓鴣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菘豆解之中鉛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麩



毒蘿蔔鮮之中、瘻狗、毒斑、貓鮮之中、茵蓐、毒地、漿鮮之烟薰、死者、蘿蔔汁鮮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間、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叅夜卧荒廟中、聞一鬼語曰、我輩受其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柰何、曰、取壁間、蠟、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喏而散、翌日、昨往

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嚏、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活斯人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五雜組卷之十一

物部四

陳留謝肇淛著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  
 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  
 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  
 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  
 作秦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  
 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



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悞矣

古人書鳥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直筆八分與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通用狸毛爲心蕭宗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用豐狐蚬蛤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濟終不及山中之兔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

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卽屬吳興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一種近乃以兔毫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鼠象謂草書欲得精毫兔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乎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  
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  
作家多不辨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即脆故長安  
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傭書輩耳今書家賣字  
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使耐書亦賤而易置  
耳古人退筆成塚尚皆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辨  
此

漢揚子雲把一子弱翰賞白素二尺問異語弱

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  
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  
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一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  
常筆與之既進柳果以為不堪用遂與常筆乃  
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  
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



游一作劉  
省一作有

キカニ  
子ソ公  
カサレ

蘭臺漸失故步至晉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  
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身公權又有  
謝筆帖云蒙高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  
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  
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  
無失鋒長則洪濶自由即此數語公權之用筆  
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味多及鏤飾  
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為管  
袁彖贈庾廙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管  
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  
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為  
附雜寶為匣則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  
以黃金飾以和璧綬以隋珠文以翡翠湘東王  
筆有二等金玉為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  
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  
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妹者不  
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况庸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墮矣惟有綠沉漆竹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卽綠沉漆鏤亦不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晉叔以貂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

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若今竹鬚之類亦非家鼠也

偽唐宣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寶帝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二絕可謂幸



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  
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真  
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即其體裁渾素  
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  
即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矢政似邢夫人  
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旁筆委曲婉轉不叛散  
者紙欲滑密不沾汚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

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  
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  
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

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  
考草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  
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彦猷亦謂紅  
絲石為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  
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



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一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ハカ鶴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割捧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ナカ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劍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朱新仲猗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為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

實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為佳物新得黃上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研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溫陵叅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有斑瘕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為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為貴余謂石誠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為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瀦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太書必置碗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為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賣研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

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太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二三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鑄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為所欺矣



銅雀尾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  
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  
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  
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其精四週有羅箋紋  
較之銅雀又為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  
雲興石之悴也結隣璧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  
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町飲器之  
瑞也青鐵浮植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也

磨穴腹窪業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景  
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  
矣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一錢廉者之言也然亦  
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  
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  
乎藁穎士謂石有二灾當併此為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為陶泓鄭畋盧攜擲硯相



詭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餅之事則唐人硯尚多用瓦也

袁彖贈庾翼以蚌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作白端淫巧還出價侷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

晉襄有墨線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書龜則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汗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允書謂二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上所製無宜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隄麩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二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



宋張遇  
徽宗之時  
宣和墨  
西子也  
七百七十八  
明治西子  
千二百三

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為淫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疑

珍墨之語則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  
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國朝馬愈  
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  
矣太內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  
潘谷皆罕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歛遂為歛人則歛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庭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

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宋一代  
知名者張遇王迪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  
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  
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  
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二極前無  
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為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  
之一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  
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二兩搗十萬杵故堅如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  
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  
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  
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  
珠何爲淫巧麥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一家墨上  
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二斤聞亦有珍珠麝香  
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歛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  
之近日潘氏有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  
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

無以其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鮮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  
而筆多纏滯惟二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  
今用之已作煤上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  
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祇用膠故數經  
黴濕則敗矣余家藏歛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  
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  
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

ソ  
サ  
レ  
キ  
標  
フ  
テ

五雜俎

卷之三

三



耐  
知  
三  
三

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  
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  
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一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  
方程墨苦於大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  
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很藉時不  
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  
翫紙為漏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公箱中  
山很傳以試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之

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入  
擬大辟疑方所為故恨之入骨一家各求海內  
詞林縉紳為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  
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  
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永昔  
年九玄二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  
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  
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

萬曆三  
年  
于魯  
死  
子孫  
急於  
取售  
其所  
製益  
復不  
逮矣  
大率  
上之  
求取  
無厭  
而市  
者之  
賞鑒  
難得  
自非  
巨富  
而護  
名

五  
卷  
七  
上



伯玉之銘

又寔多矣

八後式日墨

黃書由之

之印

事

年七月

萬曆日戊

戊后十年

月二十六

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為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

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

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為噫今之

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

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

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今

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

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搗以成紙故紙始多

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

其真偽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

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

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一郡今世

不復作蜀牋不耐又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

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絕無而僅有



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  
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幣  
藏空竭生毒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  
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  
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  
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  
金玉可為短氣

今世苦無佳紙東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  
耐然澁而滯筆古人箋多研光取其不留也華  
亭粉箋歲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  
着墨即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蘭  
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  
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美雉即剖削之芻狗  
耳不意刻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  
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  
歛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  
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



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  
桑皮紙及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  
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  
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  
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  
之日尤極腐爛人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  
輕爾毛邊之用上自秦牘下至東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即腐稍藏即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

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日薄而不鈺然皆竹料  
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閩浙皆  
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研光差宜於  
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  
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  
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  
耳初書行草一幅俱不當意最後書赤壁賦詩



五經通考 卷之二十一  
格截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統  
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  
類是第一等楮先生即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  
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  
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  
耳

饒州有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季氏藏古紙長  
一丈餘今世有白鹿足紙亦長一丈餘蓋出江右  
所造甚為鉅麗但爛澁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  
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  
一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  
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擇即宋元人書畫見便  
面者不一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  
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爲之未有摺者元初東  
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 國朝始用摺



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

與蜀筆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宮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筒中則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



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爲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追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鼻紐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古逾佳非獨取其款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災故君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斂親識來吊率以鏡護其體云以防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鸚鵡碧鈿諸寶相斯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鏡鑪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晝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唐葉法善鐵鏡鑿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寶爲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有古鏡能照一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

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軒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中宦者鏡皆鑄兔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金花承日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橋民陳某脩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古鏡患瘧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卽瘥余



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  
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  
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  
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  
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  
以骨大夫以象蓋卽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  
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  
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  
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  
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  
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腮之飾王粲神女賦曰  
施華的結羽釵傳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  
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官詞密奏君主知人凡



喚人相伴洗裙裙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以為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古之聖王霸王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古人以跣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劍履上殿褚

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為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鳧盧耽為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為白鵠迴翔威儀以帝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類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二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鳧事也



五經集 卷十二  
漢時着屐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  
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履婦人始嫁作漆畫屐  
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  
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  
離也想卽以此當履耳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  
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  
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纏足之一證今世  
吾閩興化泉漳三郡以屐當鞞洗足竟卽跣而  
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

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  
閣然想似西子響屧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  
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  
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楮彥回者不數  
日彥回對帝謾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  
忍虐之主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  
令人忤乎唐李參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檢之必知官祿



年壽宋初聶長史者相丘巒二笏異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耳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誼作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鄭字

之誤耳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卽今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王賜淮陰玉案之食玉女賜沈葦金案玉杯石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武帝爲雜寶案貴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爲盤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



則古人之舉案為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為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

孫翊謂任元褒吏憑几對客為非禮魏文帝賜

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眾矣

漢文帝時魯少年柱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

中袁逢作二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

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挑杖今

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榮陽買積竹刺杖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陵有

方竹為杖甚佳及蜀邛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

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為貴金玉徒為觀美未

未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適謂之華頂杖有

龜頭山疊石硯高一寸其刃數百謂之太湖

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怪形拳踞坐若變去謂之

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

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

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夫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謂洛中人有福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鈴其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窑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錄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謨  
イッ  
ハカ  
リ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成小鎖尤精蓋人間所藏宣窰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為上此說余殊不鮮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做大醮壇為之

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窰間有藏者時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隄麩之類也

景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云不依造式忽為變成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凝為怪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時宣索入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爲之此爲進御言耳人間  
文房中卽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  
而製多不與吳中造者紫檀爲柄圓土爲鈕置  
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餅一時  
傳尚價遂涌貴吾亦不知其鮮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  
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  
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

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巢  
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必入水也古  
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  
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  
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  
有甄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  
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  
解者也



玉惟黃紅一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卽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額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上蚌次之

ハニシク  
ウ蚌

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蜊蠓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啓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一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太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竈姬宮中每夜綴太珠十數照耀



五雜俎 卷十一  
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  
物而珍寶充物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母論民間  
卽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  
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  
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  
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  
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貓兒眼祖母綠顛不刺蜜臘  
金鴉鵲石蠟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  
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  
天卧魚辟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  
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  
卽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  
如龍眼核得執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  
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  
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太極花官屬  
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



精液多年所化悉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  
乏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豈皆松嶺  
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即他  
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  
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涼寒之地而南方無  
冰却有冰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  
下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真偽非  
也偽者傳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瓦後以示胡人

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設  
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  
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  
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  
珍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禮及  
畢乃以紅氍藉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  
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  
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貧乏亦無酬  
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



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煉，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甌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慈簪也，以萬一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按劍；况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寶，時游閩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卽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既無證佐，又懼纏累，一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貓兒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隣，時以酒食奉之，歲餘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一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



有饑鷹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椰揄歸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曠并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誌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聚寶盃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一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王集卷之三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  
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  
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  
沍鼠齧卽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  
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  
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  
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  
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理注朱提出銀  
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銀而  
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  
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卽值千錢  
矣朱音殊提音匙

韎鞞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韎鞞  
其色殷紅大者如栗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  
狀如櫛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在  
磔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厭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著襪者楊用脩以履人掌后之服履為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側注儒冠也鶡武冠也鷄鷄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天子冠也翼喜平夫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上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

也母追收夏冠也章甫得殷冠也委貌周冠也華山宋鈞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也竹皮高皇帝亭長冠也獺皮陳伯之冠也交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無頭宋康王冠也鷓冠鄭子臧冠也貂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



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

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汝

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

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帽又賀德基於白

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

司馬懿巾幘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

網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絹為之又加屋其上

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窳幘之類

即今俗名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為之功

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

為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二五十年前

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其遺制既云童子幘

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



屋何耶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  
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  
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  
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  
玉爲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  
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爲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爲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

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僞易也秦得和氏之  
璧令李斯篆之爲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  
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藪所載漢時印大小  
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  
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賜葬致仕  
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爲官  
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  
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較之不便  
楊虞卿爲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



五 祭 糸 卷 二 三 七  
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綸而虛佩之矣。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太將軍皆金印一品以銀二品之下以銅其非掌印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其實出欽給者亦槩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二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礪石帶庶人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二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爲上緋次之綠

爲下綬則紫爲上艾墨次之黃爲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金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祖制也。

國朝服色以補爲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



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國朝服色之最監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釐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慄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

至晉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騁於臨淄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傳云周土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為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有金魚袋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  
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  
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  
者無如禮樂一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  
者已不過懸最拜跪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  
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  
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  
也然以此數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  
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

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  
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  
之先而特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  
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  
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  
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  
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  
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  
尚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五樂終  
卷二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敘一代之治想其音律  
節奏詞語次序皆敘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  
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  
招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  
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指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  
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  
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  
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夸詐迨其末也  
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

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為樂者飾治之具  
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  
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  
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  
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一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  
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  
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  
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為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  
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惟其故亦何益之有



也  
古樂不復作矣。卽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而  
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卽隋  
唐之間，亦有知宮聲往而不返，爲東華不終之  
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考分抄，辨累黍  
量尺寸而已。縱使專事合古分毫，不差於樂  
之理，毫無干涉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  
徒，已不勝其聚訟。而況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  
以爲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

之者。郊廟燕享之間，笙磬祝圉，徒存虛器。考擊  
拊搏，僅爲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簫篋  
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爲樂，吾所不敢  
知也。

識錚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卧  
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真知諸王之蹂  
踐，王仁裕上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官車之不  
返，劉義叟上聖躬之眩惑，庶幾季札師曠之亞  
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一八延頸，泉



鳴二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  
 今人間所用之樂則箴篋也笙也簫也箏也鐘  
 鼓也箴篋多南曲而笙簫多北曲也其它琴瑟  
 笙篥之屬徒自賞心不諧眾耳矣又有所謂三  
 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  
 習耳有梅花角聲甚凄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  
 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一胡雛能捲樹葉作  
 茄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主  
 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

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閩操浙操一音蓋亦南北曲之別  
 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  
 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  
 鄉音詞曲侏儻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  
 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  
 亦然無復太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為淫慾故槩  
 以一國之詩皆為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



五齋集 卷十二  
間閭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  
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卽已有之又安得孰後代  
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  
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  
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  
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  
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况  
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擯  
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暮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鐻皆冥  
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  
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李琬  
之聽羯鼓賞鑒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  
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糟粕里  
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  
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  
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若者  
此一途也



五雜俎 卷二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聲繼作伎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諄詬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詈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鈸拍板鐘鐃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伎惜乎但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詩也律也詞曲也古者合而成樂而今分為三

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為之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於宮商之變黃鍾大簇之節哉唐摩詰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次之者也至宋重歌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腔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魏文侯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當時



尚爾何況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時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喻它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爲八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韻高昌龜茲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

可笑而圖經卽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爲烏孫事而槩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爲送行之樂而槩以爲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五雜組卷之十一 終









